

记忆中的磨

●孟学礼



图片来源网络

平台上，木框上绑上一根木杆，用力推动木杆，使石碾在平台上转动。石碾一般加工的都是带壳的粮食，如谷子、高粱等，有时候粉碎红薯干也用石碾。

那时，拉磨和拉碾一般都是人力，谁家如果需要磨粮食，一般都要全家出动，最少也要三个人，两个人负责推磨，一个人负责将粉碎出来的粮食过筛，叫罗面，因罗面的活较轻，一般都由家庭妇女完成。罗面的工具是用木板制作一个办公桌一样大小的箱子，半腰处装上两根木棍做滑道，把磨盘上磨碎的粮食接下来放到圆形网底的容器(土语叫罗)里来回拉动，把面粉分离出来，大一点的食材再放回磨盘上，再次进行粉碎，反复多次，直到把粮食全部粉碎为止。

推磨是指人力，拉磨是指用牲口，因为人力是将磨杆放在人前面的腰部推动，所以叫推磨；拉磨是将牲口套在磨杆的前面，由牲口拉动磨盘，叫拉磨。拉磨的牲口一般都是毛驴，因为毛驴身体较小，也灵活，比较方便。用毛驴拉磨时，要用旧衣服把毛驴的眼睛蒙住，还要在毛驴的嘴上戴个竹条编制的笼头，以防毛驴吃到磨盘上的粮食，叫“唠嘴”。

由于经济条件落后，毛驴可是家中的“物件”，也是家中的主要财产。家中买回毛驴，主人对其关怀备至，会在毛驴的脖子上戴上一个铜制的铃铛，只要毛驴走动，就会发出“叮铃、叮铃、叮铃”的声音，很是动听。闲暇之余，主人就把毛驴牵出来“溜溜”，用扫把把毛驴身上的毛挨着扫一遍。每逢主人用扫把对其皮毛清扫时，毛驴就特别听话，站着一动不动，还不时摇头晃尾，闭上大嘴，发出几段“吐噜、吐噜”的声音，表示对主人的感谢。

毛驴不是家家都有，一个村子会有三五户人家养有毛驴。

那时，谁家有一头毛驴，可真叫人羡慕，比现在买一辆“宝马”轿车还让人眼馋。有毛驴的人家会自动组织一个运输队伍，外出搞物品运输，

就像现在拉货的车队一样，赶毛驴的人虽然早出晚归，经常“人困马乏”，但也算是“风光”。因为其他人都一天到晚在地里挣工分，相比之下，赶毛驴车的收入也是很“丰厚”的。民间流传一句口头禅：“鞭子一甩，一天八块(钱)；鞭子一响，胜似县长”。哈哈，在工资水平每月20多元的时代，可见毛驴运输的收入是十分可观的。

赶毛驴车离不开鞭子。主人一般都是用几根细细的竹子编扭成长长的杆子，弹性很大，约两米长，末梢系上结实的绳子，赶路时，赶车的会一只手掌控车把，一只手抡起长长的鞭子，潇洒地在空中挥一圈，猛地一个折回，鞭子就会“啪”地发出一声清脆的声音，像点燃的鞭炮一样，听着真过瘾。毛驴听到响声，害怕挨打，就会快步如飞地拉着车子赶路。

孩提时代，看到赶毛驴的鞭子，就会上前学着大人的动作，抡起鞭子，在空中舞上一圈，再猛地折回，虽然没有大人们的响声大，但也美滋滋地。现在，城区有不少人闲暇之余在公园、路边等空地上甩鞭子，就是那时候赶毛驴甩鞭子的动作，不想，却演变成了现代人们休闲健身的项目。

在那个时代，赶毛驴车的一般都是结伴而行，如果联系到路途较远的运输生意，就要起五更出发。一般都是约定半夜鸡叫三遍起身。家庭妇女就会提前做好饭，喂饱毛驴，赶车的起床简单洗漱后，吃过饭，带上几个红薯面蒸馍，把毛驴套在架子车的两个车把内，向目的地进发。赶毛驴的会在车厢内铺上被褥，躺在里边，边睡觉边赶路。

家乡的毛驴车队有一个笑话：一次，村里一个赶毛驴的刚走出村庄，就躺在车里睡着了，同事闹恶作剧，就牵着他的毛驴调了个头，毛驴顺着原路往家里走。俗话说：“老马识途”，毛驴也认识路，走到自己家门口，就停住了。他的老婆听到毛驴脖子上熟悉的铃声，就提着马灯从家中出来，站到门口，以为丈夫忘记带东西回来取。睡梦中的赶车人感觉车停下来，就从车上直

起上身，黑暗中看到路边站着一个妇女，便礼貌地问道：“大嫂，这是啥村？”对方一搭话，才知道毛驴又回到家门口了。

扯远了，回头还说推磨吧。

如果家里推磨人手不够，想用毛驴拉磨，就要提前找到有毛驴的人家预约，人家会提前把毛驴喂饱，等着你去牵走。用人家毛驴拉磨是有报酬的。比如磨麦子，就把最后的麸皮装好，送还毛驴时，把麸皮给人家，作为毛驴的饲料。

毛驴也不是随便乱借的，有些遇到两家关系不好的，人家的毛驴还不让你用呢。

那时，谁家准备用石磨，还要提前一天到有石磨的家中预约，如果有人提前定好了，要往后排号，村里的石磨几乎天天都有人用。

记得我十来岁时，就会和大人一起推磨，有时也借别人家的毛驴。毛驴拉了半天磨，卸磨时，要找一个宽敞的地方，牵着毛驴转几圈，让毛驴打几个滚，皮毛上全粘了土，毛驴站起来后，还要浑身上下抖几下，自己把土撒掉，接着，毛驴就会就地扎好架势，面向远方，伸长脖子，张开大嘴，“哇哈、哇哈、哇哈……”长长地大叫一通。这是毛驴的习性，相信大部分人都听过毛驴的叫声，那声音洪亮动人，震耳欲聋，气贯长虹，悦耳动听。

由于我年龄小，一次送毛驴时，毛驴使劲跑，我身小力薄，拉不住，毛驴把我摔倒在地，浑身是伤。毛驴挣脱缰绳，顺着大街毫无目的地一路狂奔，害得大哥在村里找了好几圈，才把毛驴捉住。

岁月峥嵘，几十年过去了，随着社会的发展，粮食的粉碎加工已由全自动的现代化机械设备完成。农村老家那些青瓦土木结构的磨坊已换成了钢筋混凝土的新房，磨盘和石碾也有人作为古董开始收藏。毛驴也几乎没有人喂养了，昔日这些农事和趣闻也早已被尘封，但每每回忆起那个时代的往事仍历历在目。

推磨，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产物，也成了人们的历史记忆。



我们是民政人

●王益民

民政，这边连着政府，那边系着百姓
民政，播撒着爱的阳光，传递生命的火种
民政人，以低得不能再低的姿态
修补着社会中的点点遗憾
民政人，以高的不能再高的热情
把深情灌注于最需要帮助的人群

谁说我没有爸爸妈妈
福利院就是我的家
这里有人疼我有人爱我
细心呵护我长大
谁说我没有孩子娃娃
敬老院生活很幸福
我们感受到温暖
党和政府时刻将我们牵挂

当灾难来临时
我们送去食品和生活物资
用质朴的言行抚慰灾民受伤的心灵
当困难来临时
我们送去急需的救助金和慰问品
使他们鼓起勇气重拾生活的信心
当幸福来临时
我们送去大红奖金的证书
见证着一对对新人开启幸福的旅程

我们是平凡的民政人
平凡的犹如一滴水的单纯
但有时一滴水也能滋润干裂的嘴唇
我们是平凡的民政人
平凡的犹如一棵树的坚挺
但有时一棵树也能在烈日下遮荫

社会越来越美好
生活越来越幸福
特殊的群体仍需要关注
困难的群众更需要帮扶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不让一个人掉队
这是党和政府的承诺
这是执政为民的使命

我们不图回报
只希望温暖的阳光能够照射每个人的心灵
我们不图回报
只希望抚摸着胸前的党徽对得起自己良心
一个微笑就够了
因为我们知道人到难时更凸显真情

民政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心
这是总书记真情的感言
聚焦脱贫攻坚
聚焦特殊群体
聚焦群众关切
履行好保障、治理、服务的职能
承载着更多的期望
民政人踏上新的征程

我们是幸福而平凡的民政人
我们愿意做贫困户御寒的一床棉被
去做灾民建房的一根木撑
我们是幸福而平凡的民政人
我们愿意做孤寡老人灯光下的微笑
去做残疾人轮椅上的欢欣
我们是幸福而平凡的民政人
我们愿意做夕阳晚晴的一片灿烂
去做军民间相濡以沫的鱼水情深

我们是平凡而伟大的民政人
在特定的时期我们肩负起历史的使命
社会治理中随时随地都会有民政人的身影
脱贫攻坚战役里一定会有民政人凯歌的歌声
民政为民，民政爱民
攻坚克难，革弊鼎新
民政人将始终怀揣着梦想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雨中春景

星期天的早晨起床后，一走出卧室，就看见客厅门口的地上铺了一层厚厚的地毯。我疑惑地问外婆：“外婆，今天下雨了？为什么要铺地毯呢？”可能外婆太忙了，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迫不及待地掀开门帘一看，啊！果然下雨了，这是春天的第一场雨呀！只见细雨如丝丝绒线一般，无声无息地从天空中降了下来，飘飘洒洒的，就像一层烟雾似的。院子里湿淋淋的，棕榈树呀，大叶黄杨呀，都水灵灵的，闪着亮光，叶子显得更加鲜绿了，上面还挂着晶莹透亮的“珍珠”，漂亮极了！

女贞树上挂满了油嫩嫩的小绿苞，就像一串串挂在枝头上小桃子。月季枝头上发出了火红火红的小嫩芽，仿佛一团团正在燃烧的小火苗。沉睡了一冬的梅花，露出了一张张粉嫩粉嫩的小脸庞，从花心里，伸出了一根根细细的银丝，上面还挂着金黄色的小圆球呢。一股清香扑鼻而来，让我沉醉。这让我想起了一首诗：“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我们来到煤山公园，冒着细雨在小路上散步，突然一阵悠扬的歌声传来，原来是市民们正在广场上冒着细雨随着歌声翩翩起舞，舞姿是那样的优美动人。

我们穿过月亮门，登上假山，坐在亭子里，一边欣赏着周围的美景，一边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听着悦耳的鸟鸣声，我的心醉了。我爱初春雨中这美丽的景色！

●洗耳河街道上河小学三一班 吴依彤



风景 (油画)

●杨勋 作

·连载·

毛泽东离京 巡视纪实

毛泽东接着说，少数人说汪东兴下不了台了，但多数人还是说他检讨得好，其中包括我的护士长、服务员、护士都说好。

那时，毛泽东对汪东兴的情况是做了调查的。他曾经问他身边的服务人员：汪东兴怎么样了？他还抓不抓我这里的工作了？我看他每天还到这里来呀。

服务人员报告毛泽东说，汪主任他一方面检讨，另一方面对您这里的工作从来没有放松，还是同以前一样。对我们也一样，该办的事还在办。

毛泽东望着刘兴元说，我看你这个人比较爽快，说话不那么吞吞吐吐。

刘兴元回答：我有急躁粗暴的毛病。

毛泽东说，我这个人也急，要改。军人搞惯了，就是急。急不好。战士才不管你呢。对战士管得要合理，要有理，就是合乎事实，讲道理。你们听了我一吹，又是什么英明伟大呀，又是英明领导呀，又是很多都是新东西呀，没听说过呀！

讲到这里，毛泽东转看了看大家。

韦国清接上话头说，我们听了很受教育。

毛泽东笑着说，看，你又来这一套了吧。

毛泽东专门向大家讲了他的谈话与在北京召开的99人的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有所不同，他说：“我说的这些超过九十九人会议总理那个总结的。不过是作个人意见提出来。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不太好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吧？可是一说不行又慌了手脚。起先有那么大的勇敢，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

回。你看才几天嘛。翻来覆去的，说明他们空虚恐慌。既然有理为什么要收回呢？”

毛泽东说，我们的高级干部不成熟。那次庐山会议也不过是二三百个人，我本人也是二三百个人中间的一个，还有一些高级干部。这次我给我们的高级干部吹一吹风，有中央委员，卜占亚他不是中央委员。我也跟他吹了，跟一个军区的政委吹吹风，还不行吗？华国锋同志，你满脑子的农业，当然，你也讲了农业路线问题，可是光有你的农业也不够。还要考虑到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回去能吹的就吹，不能吹的就守纪律。试试看。我一个人不能做决定。不要普遍搞，你们要个别的吹一吹风。

在谈到当时各地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过去，积代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北京开得有缺点。首先是总参谋部召开的那个积代会，他讲“大树特树”，别人一句也不能讲。听说他那里有一个护士，说了一句不赞成的话，他们就不饶她。“大树特树”，不妥当。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其实是树他自己。我还要他来树吗？现在我已经树得不得了嘛。

后来，据杨成武同志讲：受到毛泽东批评的《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那篇文章，是总参政治部组织人写的，陈伯达与中央文革小组叫署上杨成武的名字。杨成武说这篇文章他没有看，那时他正陪毛主席巡视南方。

毛泽东接着说，后来，国防科委开的积代会也不好。国防科委开积代会，有人还打电报祝贺，其实这是造声势，找一班人拥护自己。

毛泽东对刘兴元、丁盛说：“你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那怎么得了呀？”他是办事处里边井冈山独生子。

毛泽东是说在军委办事组的主要成员中，真正从井冈山下来的只有黄永胜一个人。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不是，他们是在瑞金以后参加革命的。真正跟毛泽东在井冈山的，只有黄永胜。

毛泽东说，黄永胜是湖北咸宁人，17岁就当兵，原是叶挺部队警卫团的一名战士，这个团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在江西修水参加了秋收暴动。然后上的井冈山。

(未完待续)

征稿启事

《今日汝州》副刊2019年优稿优酬，现面向社会征集优秀文学作品，要求如下：

1.文字稿件题材不限，散文、诗歌、随笔、杂文均可，稿件不超过1500字，诗歌原则上不超过30行。

2.“萌芽”专栏征集优秀小学生作文。小学生作文不超过500字，初中生作文不超过1000字。

3.另征集各类书法、绘画、摄影作品。来稿请以JPEG图片格式发送至电子邮箱。

稿件内容要求积极向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展现我市厚重的人文风情、民俗文化为主，描写我市广大群众生产、生活现状，再现良好的精神风貌。

邮箱：rhzs2008@163.com